

老師讀通鑑之十二：慕容恪尚在，憂方大耳

五胡十六國中的燕國，國君慕容儁去世，國內出現動亂，東晉朝廷的一些大臣認為可以乘機北伐，光復中原。桓溫聽到這樣的議論，淡淡說了一句：「慕容恪還在，我們該擔心的事還多著呢（慕容恪尚在，憂方大耳）。」

說此話的桓溫，是歷史上頗有爭議的人物。大家或許記得他說的那句很低級的話：「既不能流芳後世，不足復遺臭萬載邪！」；還記得他在最後階段，一直想篡奪大位，而且動作頻頻，步步進逼，若不是謝安與王坦之奮不顧身，全力抵制，很可能如其所願。所以，《晉書》把他與王敦並列，也就不是沒有理由了。但是，桓溫可不是簡單的人物，東晉一代，英雄出眾，光照史冊，桓溫怎麼說也該列入前幾名的位置。請看《世說新語·言語》所記：「桓公北伐，見前為琅邪時種柳，皆已十圍，慨然曰：『木猶如此，人何以堪！』攀枝執條，泫然流淚。」宗白華引用了這段文字，說：「桓溫武人，情致如此！庾子山著〈枯樹賦〉，末尾引桓大司馬曰：『昔年種柳，依依漢南；今逢搖落，淒滄江潭；樹猶如此，人何以堪？』他深感到桓溫這話的淒美，把它敷演成一首四言的抒情小詩了。」（見宗著〈論《世說新語》與晉人的美〉一文）桓溫是否為「武人」，或可商榷，但其人深有情致，可以說出淒美的話語，卻是後人不能否認的。

其實桓溫從小不凡。《晉書·桓溫傳》開頭就說，桓溫生下沒多久，溫嶠見了這個小嬰兒，說：「這小孩長得不凡，試試他的啼聲。」果然十分嘹亮，又說了一句：「真是不可限量！」桓溫的父親見到溫嶠十分欣賞，就以「溫」作為小孩的名字，溫嶠笑著說：「若是這樣，將來我的名字為人所知，可要靠他了！」桓溫的父親死於「蘇峻之亂」，他矢志報仇，十八歲時，得知殺父兇手的三個兒子正在居喪，而且都有所防備。他假借弔唁的名義前往，立即手刃大哥，并追殺二個弟弟，這個舉動深受當時人的讚賞。〈桓溫傳〉接著又說：「溫豪爽有風概，姿貌甚偉，面有七星。非但相貌奇偉，而且極有氣勢，當時號稱知人者，從他的相貌上將他歸於「孫仲謀、晉宣王之流亞也。」意思是把這個年輕人看作是與孫權、司馬懿一流的人物，這是很高的評價。我們引述了《晉書·桓溫傳》一開始的記載，主要說明桓溫絕非普通人物，這句看重慕容恪的話出自桓溫之口，當然是非常有分量的。

善於用兵 擊敗冉閔

慕容恪是慕容皝的兒子，年幼時規規矩矩，加上母親無寵，未受到慕容皝的注意。十五歲時，身材高大，容貌嚴正，平時不多說話，每有發言都是議論世事，提出看法，慕容皝方才覺得他的不凡，就讓他帶兵，跟隨作戰。在戰場上，慕容恪臨機應變，時出奇計，而且身先士卒，親冒矢石，每能克敵致果，獲得大勝。慕容皝臨終時，還特別囑咐慕容儁：「今天中原未能平定，要有所作為的話，一定要依靠傑出人才，慕容恪智勇雙全，可以擔當大任，你要多多重用他，來完成

我的遺願！」慕容儁繼位後，對慕容恪十分信任，他也表現卓越，屢建大功，受封為太原王。

石虎死，後趙內亂，冉閔盡滅石氏。在這一段中原大亂，生民塗炭的時期，也正是慕容氏發展的好機會。石虎死時，提議向中原用兵，以解民倒懸的，是慕容恪的弟弟慕容垂。慕容垂十三歲時，與其兄恪一起進攻宇文別部，「勇冠三軍」。慕容垂一生之智勇表現，尤在其兄恪之上，這是後話了。

燕軍向中原出動，軍勢甚盛，趙將鄧恆從樂安撤退，與幽州刺史王午共保薊。燕軍攻陷薊，慕容儁進駐，並以為都城，中原避難的士女紛紛投奔前來。這時燕軍繼續前進，慕容恪受命進攻中山，魏太守閉城拒降，慕容恪繞過中山，駐軍常山，先招降了魏郡太守，對他很好，中山太守知道了，也就向他投降了。慕容恪進入中山，把這裡的將帥、土豪幾十家遷到薊，其他人一切如常，燕軍軍令嚴明，秋毫不犯。

西元 352 年，魏主冉閔攻克後趙國都襄國，魏軍遊食於常山、中山一帶，燕王命慕容恪進擊魏軍。魏、燕兩軍將要接戰，冉閔手下的兩個將軍說：「鮮卑慕容氏剛剛打了大戰仗，氣勢很盛，況且他們人多，我們人少，不如避一下鋒頭，等到他們氣勢消退，我們的增援軍隊到達，再與他們決戰。」冉閔聽了，很生氣，說：「我正要用這支軍隊平定幽州，殺了慕容儁；今天遇到慕容恪就避開了，人家會怎麼看我啊！」冉閔的兩個大臣看到這個情形，很感慨地說：「我們的國君這樣做事，必然戰敗，我們怎能就這樣等著被人殺掉，我不要再受污辱了。」就自殺死了。

冉閔的軍隊先到中山，慕容恪率軍緊跟，冉閔再到常山，慕容恪追上去。兩軍接觸，交戰十個回合，燕軍皆戰敗。冉閔作戰奮勇，威名遠播，手下皆勇將勁卒，燕人十分懼怕。慕容恪雖然戰敗，並不喪志，他巡行營地，對將士們說：「冉閔固然非常勇猛，但他是勇無謀，我們可以用智謀打敗他。他的士兵糧食不足，久戰疲憊，儘管器械精良，很難發揮作用，我們一定可以打勝仗！」冉閔的軍隊多步卒，而燕軍皆為騎兵，冉閔想要把軍隊移入樹林之中。慕容恪的手下說：「我們的騎兵利於平地作戰，如果冉閔把軍隊開進樹林，我們就很難付，無法佔有優勢。現在趕快派人去擋住他們，假裝戰敗，把他們引誘到平野地方，然後大軍出擊，可以獲勝。」慕容恪採納了這個建議，魏軍果然被誘回平地。同時，慕容恪把燕軍分為三部，對諸將說：「冉閔個性輕率，用兵勇猛，他們兵少，很想一下就打敗我們。我把中軍布置得很嚴整，等他來攻；他攻進來，你們從兩邊夾擊，一定可以打勝仗。」又挑選了精於射箭的五千人，並以鐵鎖把戰馬連結起來，加以編組，結成方陣，聽號令前進。冉閔所乘的馬名叫「朱龍」，一天可以跑一千里。冉閔左手操兩刃矛，右手拿鉤戟，奔馳戰場，斬殺燕兵三百多人，忽然看見大幢，知道是燕的中軍所在，就直衝過去；這時燕軍預先布置的兩支軍隊從旁夾擊，大敗魏軍。胡三省看到這裡，寫下他的看法：「恪以鐵鎖連馬，則閔兵雖致死而陣不可破，兩軍從旁夾擊，則閔兵三面敵，不敗何待！」燕軍把冉閔團團圍住，冉閔衝出重圍，向東走了二十多里，朱龍突然倒地死了，冉閔也就被燕的追

兵捉住。

從以上《通鑑》卷 99，新校標點本 3123 頁的記載中，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場戰役，慕容恪所以能夠致勝，有幾個原因：一、他的個性十分穩重，面對強敵沈著對付，既不因戰勝之餘，彼寡我眾而驕惰；也不因接戰失利而驚慌、喪志。他明白這是一次重要的戰役，他必須擊敗這個製造大亂、殺人無數的魔頭，也有擊敗對手的充分條件，如何在實際戰場上展出來，必須細思。二、我們可以看到，慕容恪能聽手下的意見，而冉閔相反，不能聽旁人的建言。但我們不要把這樣的記載看得很簡單，我們還是要做一點對比。冉閔手下的意見，其實是對戰情的整體分析，冉閔不納，大臣因之自殺，這件事更不可輕忽。這樣的記述，清楚表示冉閔大臣之中，明白事理之人，從整體的氣氛中已經料定失敗之不可免了。戰場上的勝負，可說戰前即已判定。三、慕容恪挑選善射者五千人，用鐵鎖把馬連結起來，令人不由得不想起宋代岳飛大破的金人「拐子馬」。《晉書·冉閔載記》中記曰：「恪乃以鐵鎖連馬，簡善射鮮卑而無剛者五千，方陣而前。」其中「無剛者」三字雖未見於《通鑑》，似乎可以讓我們見到戰場上更為清楚的圖像。也許，「無剛者」可以解釋為無盔甲的士兵，燕軍用鐵鎖連馬，恐怕主要還是防止因魏兵力攻而崩潰，就是用士卒的血肉之軀來抵擋敵方的精銳武器。從這裡也可以看到，燕軍對於冉閔的這支武力十分懼怕，主帥必須針對實際情形擬出有效的對策。

打敗冉閔之後，慕容儁又派他去進攻退至魯口的王午，王午閉城自守，只是把冉閔的兒子冉操送到燕軍處。慕容恪並沒有積極攻城，而是將魯口附近的禾稼收割起來，就班師回去了。這件小事，胡三省卻寫下了他的意見：「慕容恪善用兵，知魯口之未可取，徒久攻以斃士卒，故掠其禾稼。金城湯池，非粟不守，孤城之外，春取其麥秋取其禾，彼將焉仰哉！」對於慕容恪的作為頗為稱贊。

體恤士卒 圍而不攻

西元 355 年，燕王以在齊地的段龕勢力頗強，命令慕容恪前去征討。次年，慕容恪引兵渡河，距廣固還有百餘里，段龕帥眾迎戰。慕容恪將之擊敗，段龕逃回廣固，拒不投降，慕容恪進圍廣固。這時，諸將紛紛請他立即攻城，慕容恪不同意，他說：「指揮作戰，有時宜緩慢，有時宜快速，這一定要分辨清楚。如果雙方力量相去不多，對方的援兵馬上到來，我方會受到腹背夾攻，那就非要立即進攻不可。若是我們的力量大過對方，他們又無援軍前來，我們足以掌握情勢，應當保持優勢，直到把對方困死。兵法書中所說，有十倍的優勢，圍住就可以；有五倍的優勢，則要進攻，就是這個道理。段龕的兵士還是不少，都忠心於他，前次他打敗仗，是段龕戰術上犯了錯誤，不是他們的軍力不強。今天他們固守堅城，我們全力進攻，儘管一定可以攻下來，然而我們士卒的傷亡必然慘重。自從中原動亂，時有戰事，士卒幾乎無法休息，我每次想起，晚上都睡不著覺，怎麼可以讓他們白白送死呢！我們的目的是拿下城池，不是立即就要到手！」將領們聽到慕容恪這番話，都說：「這是我們沒想到的。」軍中的士兵聽說主帥以這樣

的態度用兵，人人都很感動，更是築起高牆深塹，圍住廣固。廣固城中糧食告罄，段龕率眾出戰，在圍裡就被慕容恪打敗，段龕只有投降。慕容恪安撫新民，平定齊地。

西元 361 年，燕河內太守呂護投降晉朝，並引晉兵進襲鄴城。燕王命慕容恪率軍進討，燕軍到了野王，呂護據城堅守。燕軍將領請立即進攻，認為一戰攻克，可以省去許多勞費，慕容恪不同意，說：「呂護是一個有作戰經驗的人，我們看他的守備就知道，不是容易攻得下來的，就是攻下來也要付出慘重代價。前二年我軍進攻黎陽，損失了不少精銳，也未能攻克，真是自取羞辱。呂護內無足夠的積蓄，外無來救的援軍，我們只要深溝高壘，駐軍城外，讓士卒多多休養，我們沒有任何損傷，他們城中一定出現不同意見，他們的力量就會很快減弱，不出一百天，我們一定可以拿下此城，那麼，何必要為了立即攻取而多殺士卒呢！」這一番話和慕容恪在進攻廣固時完全相同，這也是他用兵的一項基本原則。

王夫之讀到慕容恪申述自己的用兵之道，不忍士卒的傷亡，很是感動。特別是慕容恪說：「自從中原動亂，時有戰事，士卒幾乎無法休息，我每次想起，晚上都睡不著覺，怎麼可以讓他們白白送死呢！我們的目的是拿下城池，不是立刻就要到手！」王夫之引了這段話，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這樣情思深重的話，必然發自他的內心。讓功業可以達成，而士卒可以不死，慕容恪真可以說是夷狄中的傑出人物了。」王夫之進一步有所發揮，他提到了古代不恤士卒的兩個人，一是尉繚，在理論上不關心士卒的生死，另一人是楊素，實踐了尉繚的殺人主張。他接著說：「突出重圍，攻陷敵陣者有賞，肉薄攻城者，鼓勵前仆後繼，這就是嗜殺的人，不只是殺敵人，實際上就是殺人。軍中同袍，早上一起行動，晚上一起休息，大家都聽奉長官的命令，正應該互相呵護，長官卻是用各種方法利誘威迫，讓天天在一起的弟兄前去送死。真是讓人感嘆！都是人啊，怎麼可以如此殘忍呢！帶兵打仗，士卒戰死的情形，各種各樣，白白送死，莫過於攻城；就好像把鴻毛投於大火之中，然後稱贊他們十分勇敢，贊同這樣的人，還可以說是有心的人嗎？」（《讀通鑑論》卷十三，晉穆帝）

我們讀王夫之的議論，應該注意到他的重點，以及他的論證方法。我覺得，王夫之的這段話，重點當然在於一個人的「心」，慕容恪是「夷狄」，但他的心中時時念著隨他征討作戰的士卒，不願意把自己的功勳建立在士卒的生命上，這就不是一般將領思慮所及，更與尉繚、楊素那種嗜殺的人，絕不相同。慕容恪用他的實際行動，也用清楚的話語，表達出他的信念，在那人命如草芥的時代，真如空谷足音，令人動容。至於王夫之的方法，我覺得那是他用豐富的想像力，將這個議題帶進深入的討論。他想到了軍中同袍「早上一起行動，晚上一起休息」，想到這樣的情誼，必然十分深厚，應該互相呵護。一聲令下，讓朝夕見面的同袍兄弟白白喪命，怎麼能夠叫人忍受？這應該是慕容恪只要想到，晚上就無法入眠的主要因素吧！由一人之「心」，想到眾人之「情」，再到想到整體的「景象」，想像一層一層的擴大，也可以說是一層一層的深入，把談論的主旨烘托出來，令人印象深刻，不能說不是方法的高明。

西元 360 年，慕容儁卒，慕容暉即位，年方十一。燕以慕容恪為太宰「專錄朝政」、慕容評為太傅、陽鶩為太保、慕輿根為太師，「參輔朝政」。這時慕輿根自以為戰功卓著，內心不服慕容恪，舉止十分傲慢，而且想挑起衝突，就對慕容恪說：「今天主上年幼，母后干政，你的處境很危險，你要好好想想。我們燕國之有今天，你的功勞最大，兄終弟及，也是古今成法，等先帝喪事辦完，就可以廢掉小皇帝，由你來即大位，這是我們燕國無窮的福祉。」慕容恪說：「你醉了嗎？怎麼講了這些荒謬的話！我們一起接受先帝遺詔，你怎麼會突然有樣的想法！」慕輿根摸摸鼻子走了。慕容恪把這件事告訴了慕容垂，慕容垂勸慕容恪殺了慕輿根。慕容恪說：「今天國有大喪，晉、秦兩國又盯著我們，如果執政之間互相誅殺，就是鬧笑話，也會失去民心，且忍一忍吧。」皇甫真也對慕容恪說：「慕輿根這個人很差，先帝對他太好了，要他參與顧命。這種小人全無見識，這段時間，越來越驕縱，將來必成禍害。您今天居周公的位置，應當為社稷著想，早點做些準備。」慕容恪不聽。

慕輿根轉過頭來，對皇太后和小皇帝說：「太宰、太傅圖謀不軌，請派我率禁兵殺掉他們。」太后好像要答應了，小皇帝卻說：「太宰和太傅都是國家的重要大臣，都是先帝選任，輔佐我的，一定不會叛亂的；你這麼說，怎麼不知道是你想要圖謀不軌呢？」慕輿根又勸太后回到東方，說：「今天中原蕭條，敵國又多，處境不好，不如回到東方。」慕容恪聽說了，知道不能再包庇了，必須動手了，就把慕輿根，及其妻、子、黨與，全都處死，再行大赦。胡三省注曰：「既誅根及其妻子黨與，恐眾心反側，故肆赦以安之。」這時，新遭大喪，又誅殺了不少人，朝廷內外，氣氛一片肅殺，很是緊張。慕容恪卻舉止如同平常，人們看不出他有什麼擔憂的神色，出出入入，只有一個人跟著。有人很替他擔心，怕慕輿根的人會來尋仇，勸他多一些防備，以免不測。慕容恪說：「現在人情惶恐害怕，正應該安定人心，如果出入帶著很多隨從衛士，好像自己都被嚇到了，別人怎能安心下來呢！」大家看著他出入像平常一樣，自己的心情跟著放鬆，朝廷的緊張氣氛也就逐漸緩和下來。

慕容恪雖然執掌大權，卻嚴守朝廷體制，每一事都與太傅慕容評商議，未嘗專斷。他對下屬十分謙和，靜心聽取下屬的意見，有才能的人都受到拔擢，每個人都擔任適當的職務。朝廷官員若犯了過失，慕容恪從不當眾斥責，而是將他調任其他工作，所以官員以犯過失為大恥，人人兢兢業業，努力從公。偶爾有了小過錯，都會自責不已，覺得很不好意思。《通鑑》在這裡接上了本文開頭的那段敘述：東晉朝廷的大臣聽說燕主去世，認為有機會光復中原，桓溫淡淡說了一句：「慕容恪尚在，憂方大耳。」

這裡記載了慕容恪在政治事務上的表現。他執掌朝政，力求安定，折衷調節，儘量不要因為內部的不和使得外敵得以窺伺，國人因之不安。一旦情勢已經難以掌控，動亂即將爆發，他也毫不猶豫，使出霹靂手段，立即剷除禍根。放收之間，

拿捏得恰到好處，不經多方分析，仔細思考，很難做到。而慕容恪在誅除奸黨之後，只有一名保鏢跟從，似乎是小事一件，其實大可一談。人們勸他嚴加防範，說明了當時情勢險惡，手下死士為主公報仇乃是常事，身為執宰，不宜過於輕忽。慕容恪不從，應是干冒很大的風險。雖然他有所解釋，但我們還是可以作進一步的解說。慕容恪不肯增強他個人的防備，或許有兩項因素，一是他認為人心安穩與政情安定，比起他的生命安更為重要；二是他以自己平素謙順的作風，寬厚的待人，不相信有人會恨他到非殺死他不可。當然，這是我們憑藉極少資料所做的猜測或臆想，完全無法證實，但是，史書上有此記載，我們總應該多想一想，講出一番道理，是嗎？此外，慕容恪不斷向國君舉薦人才，尤其極力推薦慕容垂才堪大任，但因為慕容垂與慕容評兩人過節頗深，燕君慕容暉很倚重慕容評，慕容垂並未受到重用，這是慕容恪引以為憾的事。

桓溫說「慕容恪尚在，憂方大耳。」這句話的時候，心中的慕容恪是怎樣的形象呢？是一戰而擒冉閔，善於用兵的名將慕容恪？是不忍士卒傷亡，以慈愛之心對待下屬的仁者慕容恪？還是執掌朝政，深獲人心的政治家慕容恪？或許三者兼而有之，但如果一定加以選取的話，我相信桓溫心中，最為擔憂的對手，應該是政治家慕容恪。因為他性情穩重，態度謙和，人們十分敬重；知人善任，賞罰分明，臣僚也很佩服；加上處理事情思考細密，行動果決，時時以人民社稷為念，不為一人一家之私計，更是廣受百姓愛戴。像慕容恪這樣的一位人物，可以說是非常傑出的政治家，也是「人臣」的典範，國家若有這樣的人才，國勢必盛；若在敵國，正是極可尊敬的對手，也是必須擔憂不已的因素。

寫到這裡，突然想到，我們的「慕容恪」，讓我們的對手擔憂不已的政治家在那裡呢？也許，我想得太多了。

本文已刊載於《歷史月刊》第 232 期，2007 年 5 月號，頁 110-115。